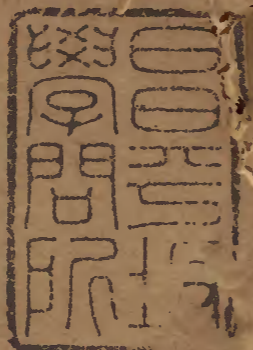


瀟洛關閩書

四之七

朱子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九	號
一	二	二	架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漢
函	一	四	書
八	二	冊	
架	冊	號	類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14 )		
函號	299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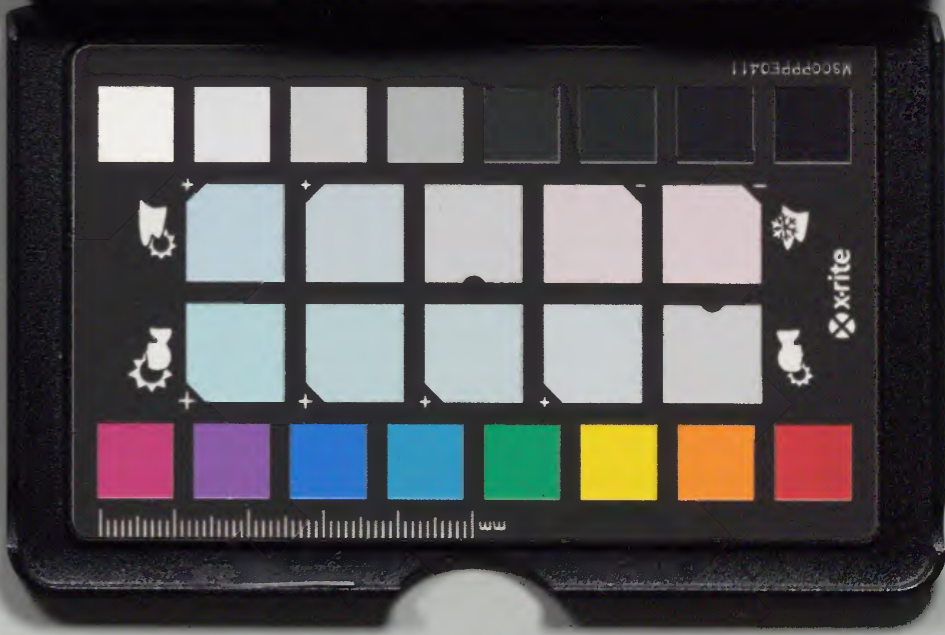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學校章句上

凡二十章

淺草文庫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

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學校之政設立師儒所以模範多士非謂無法

制也但能相勉以道俾理義足以悅心自然

格守規程凜遵課業而法制立矣如徒奉行

一席欲使政行於學校者患不在法制不立

而在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朱子曰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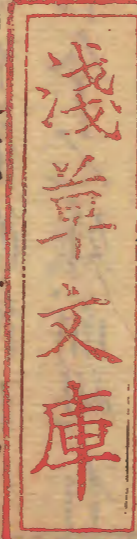
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

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

朱子

卷四

正宜



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乎本末之所在本正

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本謂心身也末謂家

是治其本也其事雖若迂緩而程效立見實

易為力補偏救弊是治其末也其事雖若切

至而徒勞無濟究難為功故善論事者必深

明其本末本正則無不正而末可次第就理

雖有未治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

不為憂矣 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仁不遺親義不後

利若必以功利為急則有妨於仁義而治道

乖矣故古聖賢言治在此而不在彼者正本

澄原之意 ○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

至深切也 今古之異道者脩已治人之理古今以來本

非有殊然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

者為人名實之間邪正出焉則學不

能無異矣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旨 蓋周人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

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

曰禮樂射御書數以下分言古今之學蓋周

人取士之法教以鄉三物

使萬民皆知嚮道而與其賢者能者無其實

者不得與也故自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知

仁聖義中和是也道之行於身者謂之行孝

友睦婣任恤是也道之寓於物者謂之藝禮

樂射御書數是也三者 是故學者日用起居

皆教之事而學之規也 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脩游

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

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  
廢承上文而言當時學者自其孩幼之時起  
 既無非學及少長而入學藏焉修焉而動靜  
 之有常游焉息焉而行止之有方於羣居之  
 地所學有業亦無非事則有以治心養氣以  
 為入道之基至於所以實致其功者窮理以  
 開發其聰明力行無所偏廢則本末該備內  
 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則本末該備內  
 外咸脩而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  
 道在我矣  
 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此結言古學也  
 先王之世上之  
 所以教下之所以學無非為己之實如此  
 所以人材多而風俗盛正道昌明而非後世  
 之所及也  
 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

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  
 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  
 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  
 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  
 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  
國家謂宋也言宋時遍立學宮所以望士之  
 備道者亦若先王三物教民之志而學者習  
 於科目其指意所在固無以識之於是教不  
 先而率不謹自幼氣習已壞凡日用之間誕  
 謾其言恣睢其行既莫能隨事理會而不知  
 所以學及長而羣居講習之際彼此相尚者  
 無有正業又不過於割裂義理裝綴詞華以  
 為能事盡是而不知一時雖或能盜名其實  
 夫子  
 卷四  
 三  
 正宜堂

不足以及治心養氣終於一無所用也是以窮  
理力行之功缺焉不講聰明日塞德業日墮  
愈趨愈下惟謀利干祿之是知此其幸而一  
為人之學識趣卑陋宜無足道矣  
二有意傑然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  
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  
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  
入於聖人之域士苟有意於傑然自立固非  
卑陋者比幸而有之宜其知  
所以學矣然氣質之偏則又或不知道之本  
卑而窮乎高不知道之本近而極乎遠終身  
馳騫既以道為不足求而不能務力行之實或  
循其常聞守其舊見而又不能精思熟察以  
知夫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遇者其說常入  
於虛無不及者其說常帶於形器而於聖人

大中至正之域不得以入焉此則於斯時也  
偏之為害今學之所以不如古也

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

妄之說而乘之當是之時正道不明異端如  
佛老雜學如申韓阿世徇俗  
如鄉愿所在蠶起又或因人之迷鼓煽其乖

悖邪妄之說而乘之其為人心風俗之害又

非特如為人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

之學而已也

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

之而竊有憂焉此結言今學也吾道聖人之  
道古今無殊者也卑陋者既

不知學一偏者又學而失中至於邪說橫流

乘間為禍吾道之不可得而絕滅者耳朱子權不屬  
生俱生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朱子權不屬  
而力甚孤固不足以救之而其衛道之心終

不能已故私以為憂焉其所以致望於天下  
者深且切矣○此章專論先王道法之行後  
世學術之壞欲人知所尚也夫道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非此則無以修已而非此則無以正  
身治人而世道者所當推人心天倫之本原  
亡哉有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務其實  
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務其實  
不為其各澄其源以清其流使教成於上而  
學行於下則唐虞三代之  
隆庶幾其可復見也夫  
○朱子曰三綱五  
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  
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  
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  
意未嘗不在乎此也  
三綱五常乃天所賦之  
理人所秉之彝大節攸

關而治道之本根係焉故聖人為治命官設  
教以明其理明刑勅法以弼其事雖所措  
有先後緩急之不同而其所以弼其事雖所措  
而著明者無非以綱常為重欲天下之人共  
遵守而不使  
○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有所違悖也  
○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專事繁苛則多不便於民而行之亦不可以  
久故為政之道惟在順乎人情宜乎土俗而  
平易以出之斯事不煩而  
○朱子曰天下萬  
民不擾乃可謂知本矣  
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  
大根本即所謂制天下事者本乎一心也而  
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者如本此心以教民  
則立學明倫為切要本此心以養民則田里  
樹畜省刑薄斂為切要探其本而圖其要心  
法與治法兩  
○朱子曰存祗懼之心以畏天  
者俱得之矣  
卷四  
五  
正宜堂

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

同不循偏見而謂眾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

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王者父天母地

故在存敬懼之心以畏上天之命王者治百官察萬民故在擴寬弘之度以盡在下之情

自以爲是而欲人之同已者驕也故不敢也

偏有所見而謂眾無足取者蔽也故不循也

佞人易悅不可陽若拒之而內有甘受之心

正士難親不可陰實疎之而外傳虛敬之文

喜近利則有見小欲速之心故不可狃忽遠猷則無百年必世之治故不可昧此君道之極則

也○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救

之政非但濟目前之急也蓋蠲除賑貸蘇其困而保其生固當汲汲於其始若撫存休養

念瘡痍而培元氣尤在謹之於其終○朱子曰先

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

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

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

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但無人

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王制曰

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故觀

先王之世而知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

民不病於凶饑真可爲萬世法也其次則如

漢常平之法未嘗不善亦顧行之者何如耳

朱子  
苟守之無人而所以條畫而綜理之者一有  
未當則徒法豈能以自行哉然則有治人無  
治法雖老生之常談其  
實不可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好士而取  
之文字語言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  
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  
重有耻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  
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  
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  
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  
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

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  
此見士各有  
士亦各有其方也道學德行之士不屑文詞  
以自見若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間則浮  
華者進而士之有實學者吾不得而聞之矣  
自重有耻之士豈肯上書以自媒若求士而  
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奔競者進而士之有  
操守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志節慷慨之士羞  
與佞倖為伍若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士  
則忠奸不兩立而士之有氣節者去之惟恐  
不速吾烏得而留之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  
之文綴華摛藻諛佞諧世更爲忘本鮮實又  
文辭之末流也此非惟從事聖賢有志高遠  
者鄙之不為即文士中之有識者亦未肯留  
意於其間有病尚得爲人物之責而不察 ○朱子  
曰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



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  
之德聖人立法失出入皆非所訓然畫一  
難不決之事則常念斯民吾赤子也寧屈法  
而伸恩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者此罪疑從輕乃  
忠厚愷惻之至也  
○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  
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  
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  
乎此者矣講究學問所以明事物之理而導  
之氣而徐督成於後任用賢人所以修百職  
庶司之政而經緯條理於其中理明則無過  
舉計定則無紛圖政修則無廢事人主治天  
下之道無有出此三者之外者此朱子告君

之要務也 ○朱子曰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

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

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

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時變而道不變故

行但其間有名實之辨不可混淆有本末之  
序不可逆施有緩急之宜不可倒置毫釐有  
差則大失古人立法之意後之君子所當斟  
酌而神明之若奉行不當猥云古法不可遵  
而古法豈為後  
○朱子曰為學治已之方前

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

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君子有體有

不已者其為學治已之方平日講之已熟一且出而當官不過本此而推以及人上奉國法下愛民生止盡其所當為而不求聞達于世此皆吾儒分內事耳無異道也○朱

子曰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

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

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古今之

同實為人材之盛衰風俗之厚薄所由繫有教之責者不可以不審也先聖之意責在學

者朱子之意兼在教者此○朱子曰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

勞于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

人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言王道洽乎人心也

覆而萬物莫不覆何私之有日月之明主於照而萬物莫不載何私之有王者高明博厚與天地

合德與日月合明其無私亦如之奉此三無私以治天下則臨之以分而聲靈遠著臨則

兼臨愛之以情而好惡與其愛則博愛廓然與萬物為一體蕩平正直宜天下之人悅之

東自南自北無思○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

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

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

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

心事實之不侔也

道貫古今通天地始終循

嘗一日亡然其著於日用倫物與家國天下  
之問者或有時而昌明或有時而晦昧或有  
時而通達或有時而閉塞其不同也真如晝  
夜之異其時寒暑之異其氣有相反而難以  
概論者何也道必待人而行亦必由心而著  
故二帝三王之治本道而出者也詩書六藝  
之文載道以傳者也其治平易正直其文簡  
約真切似若易及者而後世卒莫能及之豈  
功夫效驗之迹出語立言之致古今有不相  
類乎亦其所以出治之本心作文之事實其  
真偽固有不一耳然則德脩而道凝○朱子  
有德者必有言道果未嘗一日亡也

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

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

厚矣學以明體而達用也國家於京師首善

又遍行郡國建立學校之官豈具文哉蓋所

以踐其天下之舉凡所以內而脩身齊家外而治

國平天下之道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

靡不講明切究而知之而可以待朝廷之用

也其期之者大責之者備國家德意可云厚

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于上者以科

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

試為足以盡職然自世衰道微明新之學不

上之人選舉是官而用之者以其嘗從科目

中來能博詞藝之譽為足以得人下之人躬

朱子

正誼堂

膺是任而受之者以其當立規矩繩束  
 母廢課試之程為足以盡職如此而已  
 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  
 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  
 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  
蓋  
 上位不知選斯職者必有主敬致知摧驕破  
 吝之德而後可使為人師在下位不知任斯  
 職者必備內聖外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無  
 愧為人師是以學校之官雖遍於天下之郡  
 國而士遊其間不過工詞藝以追時  
 好循課試以取世資相率以此為事  
 至於所  
 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  
 有聞也  
至於脩齊治平之道學之所以明體而達用者師未嘗進弟子而教之弟

子未嘗請於師而學  
 之寂乎其未有聞也  
 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  
 人之本意哉  
是則舍本而趨末空文而鮮實雖設其官亦徒然耳豈國家立  
學教人之本意哉甚矣選斯官者不可以不得人而任斯官者尤不可以不盡職矣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而善  
 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  
 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  
 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  
 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  
 賞罰之施也何為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

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此言為治必立

綱紀以正風俗也綱紀者上之所立風俗者

下之所成天下之大倫類俾如吾意所期

難總攝其心思整齊其倫類俾如吾意所期

謂綱紀者非有他也上而後風俗之分不定賞罰之

施不公則無以爲轉移風俗之本故必辨別

賢否以定其分察核功罪以行其公斯綱紀

立矣至于風俗所以類靡由人不知善之當

為惡之當去耳誠使之知善之可慕與不善

之可羞自必勇于爲善去惡而風俗成矣夫

此為治者其不可不知所務哉 ○朱子曰賓師

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

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

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下以趨走承順媚其

其上則驕誦盛而國事非矣故惟守賓師之

職者不貌為恭而一以責難陳善敬其君居

人君之位者樂道忘勢而一以貴德尊士禮

其下如是則上下志交無所睽隔與道致治

而德業成泰運 ○朱子曰自治不苟更能事

上所為日隆哉

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

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

少過矣我輩當官必先謹各節飭廉隅自治

接物以誠則不欺臨民以寬則不苛御史以

法則不縱推而至於簿書期會之間無不以

敬心將之則庶乎可以

寡過而克共厥職矣

學校章句下 凡十章 七章

朱子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  
 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  
 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  
 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間用人  
 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敬者所以存天理  
 過人欲之本也壅  
闕猶蔽塞也凝滯猶遲留也語言動作見於  
 身者也用人處事施于政者也理欲之起端  
 甚微一念初萌即當謹慎省察果係天理則  
 敬以擴充使其必行而無少蔽塞果係人欲  
 則敬以克治使其決去而無少遲留推而至  
 于語言動作用人處事無不以是為裁奪焉

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純  
 一不雜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朱子

曰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  
 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  
 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為善  
為天理為惡為人欲善者降之百祥不善者  
 降之百殃此天道也而又以其權寄之司牧  
 使於禍福所不及者復有刑賞勸懲以  
 補助之無非欲其去不善以從善而已 ○朱  
 子曰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  
 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  
 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

壽之域德至渥也

此朱子守漳州時以此勸農也每歲二月春氣已中

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故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使通相勸率以竭力於深耕淺種之意蓋既富方穀躋吾民仁壽之域者德至渥也州縣長若能體務農重穀之意以休養而漸摩之則豐阜之

慶和樂之風不旦夕可望也哉 ○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

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

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學盛

大表裡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私心不可以處事習

計非所以服人故朱子指示親切以為於天下之事其可者為之其不可者否之莫不有

天理自然之公則我必斷以至公而勿以私

顧之故有趨利害之心以偏聽之故有長

護短之意幸於其私而不公焉於天下之

議其當從者從之其不當從者違之莫不有

至誠惻怛之為則我必開以誠心而勿陽若

開之有兼收博採之名陰為闔之有飾非拒

諫之實誤作是計而不誠焉則德不雜於人

欲之私學不流於智巧之術其盛大為何如

者外之接物無妄內之居心不欺其光明為

何如者中外遠邇悅之至服之真則皆公與

誠之效也以處大事 ○朱子曰見善明是平

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

而當以平日功夫為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

未必不為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見善明者知之真是

朱子

平日格物窮理之功用心剛者守之定是臨事勇決直斷之為明以立其體剛以致其用二者均不可闕而惟取舍之極既定於中斯可否則當為者不為不當為者冒然為之則其所謂剛者非天德之健而未必不為狂妄之意見所激而發將有過中之行而失其正矣甚矣理者氣之決而精義者致用之資也

○朱子曰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

苛而人自不犯為政有體號令所下太密則繁擾故必簡過寬則廢弛故

必嚴惟至簡是在上者凡所舉措無苛細之病惟簡而嚴是以下亦有所遵守而自不

至于犯法政之大體當如是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

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

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其

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此言

大臣任天下之重莫急於賢而得天下之賢莫要于豫也蓋天下之大非一耳目一手足

之烈所能勝任而愉快也古大臣身任其重不徒恃一己之長其所賴以啓沃至心籌畫

國是者必待眾賢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以相助為理焉

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

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

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

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



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  
 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  
 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  
 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  
 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謹  
 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淆則望實日隆而  
 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  
 也

是故為治必資于賢而賢未易知也必廣其咨詢勤其訪問于無事之時豫為取之

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于有事之日別而  
 用之蓋君子知責任之大必將加于已故當  
 其未及用也而豫為得人之計不意須于倉  
 卒則得以及用也觀其人不紛惑于利害則得  
 素精其察其求之心誠則獲士必多其為時  
 既久則蓄材必富自重者以吾未有勢位而  
 無嫌則盡幽隱以相告于進者以吾無可攀  
 援而不至則無巧僞以亂真惟其久且精也  
 故有以盡知短長而其人實不差惟其多  
 且富也故可以更迭為用而其人實不差惟其  
 在人者幽隱畢達于我則謹直之言日聞而  
 吾之德無不修矣在我者取舍不淆于衆則  
 聞望之實日隆而士之心無不附矣夫古君  
 子之留心于賢才若是此所以一出而尊  
 其主下庇乎民功成于一時而遺風餘韻猶  
 令後世稱思之而不已也所謂取之于無事  
 之時而用之于有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  
 事之日者如此

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故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

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

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若今之人則異是其于天下之

士漠不加意雖或有所求而取于近者每略于遠得于少者每遺于多備于求者每失于詳其平日自任甚重大而待士則甚輕忽彼蓋不知爲治莫急于得賢惟用心于庶務是以小惠雖施于窮民而不及本計威譽雖播于衆口而未諭士心蓋當其未有所爲而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千里之外天下之士早已裹足不前矣至于事幾一乘倉卒莫應所蓄之才不足于用乃遂毫無主張漫不加察求素所未知之人而用之欲以冀其有濟也不亦難哉此則不能取之于無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者也古今人之相去何其遠乎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

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  
 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  
 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  
 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  
 長其如此而已然則未當大任者不可不先得賢也明矣顧欲得賢則自有道非可限于一例拘于一格也如吾權力所能及者則察其賢而舉之禮際所可及者則親其人而厚之至于未在我左右之賢有不及舉不及親者則為稱譽以表揚之又或口未及揚而心則向慕之如是則不棄于近不遺于遠其好之之誠求之之至真覺休休有容不啻若自其口出矣而猶以為未足也又以天下之士尚有小節不拘片善足取者

復因類以求之不以小疵掩其大節不以衆短棄其一長焉夫其兼收並蓄曲成不遺如此此賢才之所以盡為其抑吾聞之李文公用而天下事無不可成也

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此言人之所以不能求賢之故也蓋得賢之在于豫如此宜其殷殷于求賢矣而人情多不然者或告以某所有國色則其心忻然不憚極力以求之至告以

某所有國士則其心淡然而不聞先往以求之矣蓋由好德之心不如好色之切故怠緩棄置終至不顧李文公之言信匪誣也然則在下何嘗無材特患求之未盡其道耳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于以留心延攬加意薦揚庶無患賢才之不至其前而濟濟多士皆爲國之楨矣古大臣以人○朱子曰監事君之道孰有外于是者哉

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

此言興利除弊之道在於用人

也朝廷設官大小相維有監司以稽列郡之得失有郡守以察屬縣之治否而監司者又守令之表率也惟專其責任使得以自効明其賞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是以大法小廉守令之奉行其所下者皆能行事宜民而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矣監司所以必得其人也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

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

也聖人不忍人之心制刑明辟原非得已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所以情之輕者聖人乃得以施其畏刑之意而其重者雖或至於殺人而不少貸而其反覆於輕重之間表裏無一毫人欲之雜有以極其至精而不爽其衡有以極其至密而不遺其制天理自然

之妙一皆從未發之天不偏不倚廣大虛  
明心中流出而非安排矯強任其私智之所  
為也此所謂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以大本之  
立為達道之行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能越  
於吾心造○朱子曰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  
化之中哉

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

賞此朱子論備荒之策也理財用人國家意

防其流夫量入為出度支每歲會計固宜以

樽節財用為心而官吏轉相侵漁以欺於上

致有滲漏之弊則額多而儲少不能預時積

賄以為備是以宜塞其弊也因事程能朝廷

推行以恩賞無非以愛惜名器為念而無功者

冒濫以圖僥倖遂有不當得而得之賞則費

廣而恩濫不能激勵當事以示信是以宜抑

其賞也二者加意則財足於上有司勸於下

天不能為之災地不能為之困而救荒有備矣○朱子曰古者學校

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

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

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

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

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古者教始於鄉

故取士亦于鄉由鄉而達之于國其學校之

法教以德行道藝選舉之法則與其賢者能

者使其居無異處而不至懈其事官無異術

而不至遷其業取無異路而不至馳騫紛紜之

士之在學校者惟以德業不脩為懼而不以爵

見早夜孜孜惟以德業不脩為懼而不以爵

朱子  
祿未至為憂此學之所以有成而國家亦得  
賢能而用之也後世父兄之所教與有司之  
所取專尚文藝其于古法蓋  
大不侔矣人材何由而興哉 ○朱子曰古之  
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  
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  
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  
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  
也泄泄沓沓怠緩從之貌古之大臣深沉  
不動不測平居若無所為及當臨事決策聲色  
平日訥謨領畫素定胸中是以應變神速無

復遲回顧慮非若世  
人之泄泄沓沓也 ○朱子曰守官得上官  
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  
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  
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畏善良  
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  
心則不可無也獲上然後可以治民故守官  
有所興草無不得請而可行一已之志然所  
謂獲上者非趨承風旨之謂也必處之有道  
循恪共之分持廉正之操兢兢自守不可有  
失焉顧守官職業甚繁而獄事人命所繫尤  
當盡心無辜失入固為不可近世徇流俗之  
見惑於陰德活命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可  
卷四

福其身而庇其子孫不思罪大惡極之人天  
 理所不容人心所共憤被其害者或屈於屏  
 弱而無如何或壅於上聞而莫控訴今幸有  
 司既得其情又復曲意隱庇不其辜是善  
 良終於無告也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須體  
 好生之意守欽恤之訓毋以鍛鍊為已功無  
 以聰察為已明哀矜而勿喜則守官者所不  
 可無此心也噫朱子言此其萬世郡縣之金  
 鑑

○朱子曰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  
 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  
 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為政固  
 然太寬則事無統紀奸猾得以任意行私而  
 善良反為所害故必當有規矩凡紀綱法度  
 號令科條皆截然不可犯務使奸民猾吏  
 屏息奉行無敢玩弄欺蔽然後省刑薄歛隨

事設施不至頽靡不振而人亦實被其澤所  
 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者其至德要道莫大  
 於此非一味寬緩之謂也○按奸胥猾吏罔  
 上行私弊端非一如獄訟則舞文弄法上下  
 其手徵輪則巧立名色額外加征雖有愛民  
 之官存省刑薄歛之心者亦為所蒙蔽不獲  
 盡知民隱而良法美意俱無所施况遇貪酷  
 有司則此輩愈得志矣仁人君子所當嚴以  
 治之庶民生

○朱子曰民生之本在食足食  
 其有賴乎

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為務用  
 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  
 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民以食為天而務農  
 乃所以足食故曰自  
 然之理然而用力趨事有勤怠遲速之不同  
 因之所得亦有多少之異此皆理之自然而

營生謀食者所當勤力 ○朱子曰予讀古人

趨時毋或忽而不察也 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

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

設而莫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

飽食而嬉耳 如古人之政具載於書讀而觀之

四民之無告者其為慮至詳且悉乃去古遠

而法令為其文彼為吏者不能以實心行實

政即常平社倉所以賑恤窮民最為切務而

條畫精明綜理纖密未有見其人者蓋彼惟

是賦斂誅求便可塞責此外則飽 ○朱子曰

食而嬉無所事事焉吁可慨也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

有成 謹重周密即夫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

少矣然要皆謹重而不虛僑周密而不縱忽

所以平時則紀律詳明臨敵則止齊有度乃

能立功以成名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

如對陣其視恃才傲物之劉琨得失不較然

乎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君子章句上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君子行身自有法義故不求於苟異

亦不期於必同

法者人道之則義者天理之宜君子之身循法義而行之

固不過為詭激以求苟異而亦不曲為依違以求必同夫是以異非戾俗同非徇衆而所

行罔不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

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

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辭受者取予之宜出處者進退之節

士大夫為人望所歸每視其所處以相則傲故辭受出處不獨一身之事已也廉退則風

朱子

卷五

一

王宜堂

俗化之而盛貪汙則風俗倣之而衰得  
失之間所關非細尤不可以不審也 ○朱

子曰反已為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

達學以為已君子何嘗有願外之心然誠反諸已而實求所為學則日積月累諳練久而涵養深異時才全德備克於中而信於人自不患於不達矣然則人亦求其在已而已

○朱子曰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

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人孰不貪富貴而慕榮顯然有

定分焉固非貪慕之私所得致也人孰不惡貧賤而畏禍患然有定數焉固非巧力之能所可辭也人亦修身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先儒解孟子詘

詘二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

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

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

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

况疎遠卑賤之人乎人惟自足其智故不嗜善言先儒解詘詘二字

正是此意今世士大夫多不免有此氣象其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即平日素所親知尚不見信况其疎賤者乎夫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雖有愛人憂國之心亦何濟於天下事哉 ○朱子曰不問其是非曲直而

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

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彰善癉惡為政

者之急務若不問其理之是非情之曲直而一體待之則是善者孤抱其志常不得伸而無以爲勸惡者行險徼幸可圖苟免而無以爲懲以此爲能持平乃所以大不平而失權衡之道也然則賞罰不行 ○朱子曰爲學與果何以合人心之公哉

爲治止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內聖外王其道則一故爲學與爲治只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若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欲求其國治而天下平也豈不難哉 ○朱子曰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純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

或未必能無所愧也

聖賢之學有體有用行藏各得彼夫優於行而

政未必達則有體而無用或精於政而行未必純則有用而無體卽兼是二者而又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未能無愧則用行舍藏何以各得其道乎世之學士大夫能全此者蓋鮮矣 ○朱子曰論事當視已之所處與所論之

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

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

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

耳論天下事者當視已之所處爲何地與所論之事有時勢之不同所告之人有親疎之各別而後爲或淺或深之論則既不失言亦不失人既不出位亦不曠官而持論平正

條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矣然此亦視乎吾之所學何如若平日求道未至見理未明是無以自信何以信人與其尚口乃窮毋寧退而自求緘默以遠禍也此論事之法也

○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然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君子之去就凡以為道計也道不合而去正留其道以有待冀異時猶可為也若不合矣而苟就焉則今此未必得行而後此復無所望身辱而道與之俱辱矣如之 ○朱子曰予維有生之類莫非何其可哉

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

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

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

而推之以予隣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

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

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形性出於一原則人物皆為同體豈可漠然而不相關惟盡性之君子能克惻隱之端使廓然大公而不以自便者傷其本然之心故推己及人因及物思所以安全之者無念不然無時或息當其未得志時責不在我若禹稷已饑已溺所謂愛之溥利之周者固限於權之不屬無可如何然時勢雖或有有限而目前亦可自盡即以為愛人論若家有餘積貧乏當調隣里鄉黨未必無望恩者彼原思辭祿聖人尚為

通其惠而所許可知矣倘以不出位為戒揆之於義原自無害仁人之用心勿以有限自

也○朱子曰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臣子既為則此身者君之身艱難險阻惟君所命凡吾職分所當為皆不容稍自暇逸若愛身而不

知致身之義自佚而不効盡○朱子曰天下粹之誠夫豈臣子之理哉○朱子曰天下

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此朱子示人精義之學也天下道無兩是平時

剖析極精然後有以取決於臨事之間而不能至為是非所亂今兩是相持於胸中則未能明理何以處事所以臨事依違多所疑惑而於所當疑者反冒昧行之而不及致察焉終於無一是而已矣君○朱子曰君子之為學子所以貴窮理也

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

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服焉學所以為已也君子為學

必用莊敬涵養之功以自立於根本之地而又講明義理助益見聞故口之所誦皆正業而無異說之淆心之所處有常分而無他岐

之惑至於希世取寵之事非理之正非心之安不惟有所愧而不敢為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及蓋學問無窮終身莫竟其業一有干時

之念則志必不立功必不專○朱子曰道者而學俱非其學矣可不戒哉○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

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  
 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為文  
 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矣文以載道道者  
 文之根本也道發為文文者道之枝葉也是  
 故其本盛者其葉茂其理足者其詞賅如六  
 經之文是也今之人不能求其根本而欲自  
 飾其文詞以求合乎道是道與文為二而文  
 自為文道自為道矣奚可哉東坡之言固未足以見道也  
 ○朱子曰世之  
 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  
 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  
 是而莫或知其非也為學所以學道也道非空虛之物亦非迹象之

為自世莫知所適高者崇尚虛寂卑者沉溺  
 浮華沿習既久且以為道本如是而莫或知  
 其學之非吾道之孤可勝慨哉 ○朱子曰不肆焉以騁於外  
 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  
 能已耳制於外乃所以養其中人能收斂檢束言動之間不至縱肆以馳逐於外  
 則本心全體所為虛靈不昧者便存而不放  
 心存則理得而性中固然之善自有知之明  
 而好之篤者為善之情亦從此生生 ○朱子  
 而不可已矣故曰敬者德之聚也  
 曰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  
 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士  
 習科舉者非不以孝弟忠信為美而娓娓言  
 之但用之於科舉則志在於獲售而已若能

身一  
正誠堂

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不托空言而有躬行實踐之功則言行兼修又何有科舉之累哉  
○朱子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然微

細處亦不可忽畧因循怠惰  
我輩當官以清廉謹慎自持此

實本分內事固當如此然常觀人於公事微細處每多忽畧不肯留心其弊遂至因循怠惰而不振是亦不可不察惟能自立  
○朱子

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

皆適於義而已  
出處者應世之大節語默者

而或出或處其人若不相謀或默或語其時亦難一致則此中固有一道處者又一道語者不必同也而謂出者一道處者又一道語者一心默者又一心可乎蓋亦有不得不同者

惟歸於義而已然則當出而出當處而處時語而語時默而默者精義之君子也  
○朱子曰一失其身人所怨惡者其理也

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

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

戒哉  
此言失身之害大也一失其身則人不

於欲而迷然而本心還在後必有時而悟所以無往而不取困耳是故君子必謹小慎微以守其身若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特使人怨惡而已戒之戒之毋一時失足貽憾終

也  
○朱子曰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

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

卷五  
化  
正誠堂

為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

悔將有不可追矣此見名節當惜而示人以

知不足之意也國家命官詔

而自思較之一介寒士以區區之身仰給於

人得此不已泰乎倘不知足而生覬覦之心

恐所得無幾從此壞名喪節而後日之悔將

有不可追矣然則一命之士慎

勿急於躁進以貽無窮之悔也

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為力道之

將廢命實為之故屈伸關乎時運也區區人

謀或使或尼豈能為力哉守道之君子其必

有以自

處矣

挾然後可以仕哉行藏安於所遇故人生各

以仕則世之希榮慕寵違

道干譽者何所不至哉

○朱子曰古之君

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

不能自主况朝市膠擾之域乎學問既足方

可任人家國

之事故古之君子必量已而後入官至入而

後量則無及矣山林之事小市朝之事大今

身處山林尚恐識力未精於事之來不能自

主况市朝之域百務繁雜利害攸關能免不

為膠擾乎士固有不學求仕

○朱子曰賢人

至於敗檢覆餗者良可嘆也

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

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賢人君

子立其

朝則思行其道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故念

有所獨迫也居其位則必業其官不肯一日

夫

卷五

八 正宜堂



曠在已之職故 ○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

難有所不避也 職有大小而仕宦

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一也但隨其分以

盡所當為而不以得失為念則無往非安身

之地矣苟存一患得失之心是即孔子之所

謂鄙夫也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

尚可言哉 為私欲所累胸中

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 人當讀書明理不

常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皆可聽其自

然而隨遇而安無與於己能如是可以希聖

賢矣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

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

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平世無事幾之變下位為易稱之職士遭其

時處其地視天下之事真若容易幹辦無足

為者及其身居大位任端責備兼以事會之

來前迫後畏安危治亂之機忠邪枉直之辨

一舉手而多有無如何者非器識高力量大

便覺無下手處蓋經權常變皆有至當不易

之義理端執已見不得而出處語默關於知

言養氣之學問臨時依違亦不得信乎義理

之難窮而學問 ○朱子曰學仕是兩事然却

之不可已也 然學以治己仕以治人原是兩事

有互相發處 然明德必兼新民則當其學也

講求是非亦所以資仕之用行義無非達道

則當其仕也考據得失亦所以驗學之成蓋

實有互相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發處也 倫

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倫

莫大於君親生我成我其義一也故以身事君則此身為君之身猶事父也東西南北無不唯命理固然耳敢以王○朱子曰世固未事鞅掌而生畏避之念哉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有材之士生誰肯過而問者即問之矣而日以國士號稱知已曾有幾人固宜無以自振也况彼知自貴重斷不苟且功名希世求合或隱於籬翟或終於筦庫士師三黜抱關食貧有陸沉以終老已耳安能及究其所有乎○朱子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

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此慨後世仕士莫重於始進始進以正而處有守者出亦有為自周道既衰朝廷論官已失其意草野編民亦乏常產而微幸之風起矣然士有恒心何至隨風而靡乎乃教化不興士不知學於是或不安貧賤而以金玉錦繡為心遂務為干進竊取群言有若剽掠補綴麗詞有若纂組揣摩極工祇以希榮名射厚利而道德之蘊無有存者風斯下矣原其心蓋本於俯仰無資寒餓難緩始迫而為此其不獲已之故猶自知之或相與諒之而其後習為固然恬不知怪更以此為能而誇耀一時轉相慕效焉士風尚忍言乎有志者所當以求志達道自○朱子曰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盡勵耳

朱子  
卷五  
十  
正  
道  
堂

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急於仕宦者不安時  
 命所以供職不稱而所守亦失若夫遲速聽之適然居一日之官則思稱一日之職吾盡吾心而安以俟之此為素位而○朱子曰進行不願乎外而堅其所守者也  
 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出處乃士人立身之心  
 大節不可以或苟也進以禮則無苟就之心揖讓辭遜者禮之實也退以義則無貪位之念果決斷割者義之用也此難進○朱子曰而易退君子所以得出處之正也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

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荷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為喜而輕去之也聖賢不以潔身為高而以忠君愛國為志故朱子論之以為士大夫出身事主將以平昔之學見於致澤之用則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而於吾身親見之倦倦然望其諫之言行之聽也至於諫不行言不聽然望其諫之言行之去固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有不得已而潔身以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古之聖賢樂天知命其處去國之時不能無慨然者如孔子之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若孟子之致為臣而歸猶三宿而出境其纏綿委曲之苦心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可謂至矣  
 卷五  
 十一  
 三直

深篤矣苟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寧非  
深願固不以潔身去國衆望所歸苟得一特  
之虛譽沾沾有所喜於其心而輕去之也然  
則士之忽於其君者未聞聖賢之大道而爲  
人君者於去國之臣亦  
當諒其不得已之實哉 ○朱子曰自古君子

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

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自古君子

猶之不相入水炭之不相容若雜居並用勢

必分門角戶彼此爭勝方其勝負之勢未成

而各懷疑心日夜慮此至熟矣必無交相爲

疑而可以參和調停終不潰決四出者此無

他邪正無兩立之理所必然也 ○朱子曰正論衰息吾黨甚

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

乃爲盡善正道衰息異端盜起人皆習爲偏

密不至疎畧以啓釁加之審慎不敢輕易以

召悔委曲之苦心務積誠以孚衆調護之全

力總衛道以匡時使彼雖欲指我之隙而議

之而我無可議之處乃爲盡善耳若輕發妄

動或過爲激烈之行則我之所以自

處者未善豈足爲名教之干城哉 ○朱子

曰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

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

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言欲

邪者必當絕其根源乘其勢之未成而早爲

之所如人之伐木剪其枝葉則未幾而復萌

矣不若斧去其根則木無復生也如人之壅

水捍其波流則奔衝而必決矣不若直塞其

源則流無所出也如人之逐虎鳴金伐鼓東  
甲揚戈羣擁而譟呼則逼虎而必有所傷不  
若乘其方睡之時掩而斃之為速也知伐  
木壅水之說則拔本塞源之道得矣知斃虎  
之說則防微杜漸之理豫矣去奸邪者不可不知也

君子章句下

凡三十  
九章

朱子曰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

規矩為要讀書則必訓說以明其理然或妄

趣則有離經叛道而或陷於異端者矣故以

謹訓說為先也修身必有規矩以立其則然

或馳思高遠而不切求下學為已之實功則

有凌躐無序而反至於踰閑者矣故以循規

矩為要也謹之循之而○朱子曰誦說雖精

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身體力行方為

精其誦說而返之當身毫無實踐是不過口

耳剽竊之功以飾人之觀聽而已君子蓋深

以為恥而必求○朱子曰有著龜之智而處

躬行之有得也

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

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

出有著龜之智能燭物幾先矣而處之若愚

者恐其傷於察也有河漢之辯能滔滔不

竭矣而守之若訥者恐其近於躁也胸有雲

夢之富博學多聞矣而不以自多者恐逐末

而遺本也詞有黼黻之華文章摘藻矣而不

易其出者恐務華而鮮實也此皆嚴於自治

當計其事之利害

天下事以理言之則有利有是

吾人處事止當以理為斷是則為之非則改之而利害初不暇計也若一計利害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初不論其事之當為與不當為是入於小人徇欲之私而不本乎聖賢循

理之

正矣 ○朱子曰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

疎

人之姿稟不同謹密者老篤厚有餘而強毅不足故多退避俊快者明敏有餘而敬慎

知剛克柔克之道也

○朱子曰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

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

人之善惡其類既分故天

之所報亦異然則禍福之來豈非人之自取乎為不善者可以知所懼矣

○朱子

曰人自是不可以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之

言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蓋以恥者人所

獸故人自是不可以無恥若引羞惡好義以

為言則似恥因羞惡好義而後有便不吃緊

亦非所以自勉之心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

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

處天下之事不可失之太

亦智者所甚懼也

急尤不可失之太緩欲事

之速成則急遽無序故多致敗然使見幾不

○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

而為之

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義者天  
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  
明狗人欲則日流於汗下君子小人  
之分全在於此故曰儒者第一義 ○朱子

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  
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

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

也果欲聞過則於人之言不論虛實但當一

辨爭則未免有聲音顏色微見於外大非喜  
聞過之意矣人亦孰肯觸其忌諱而進以逆  
耳之言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

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

以害德性此朱子戒子之言也端莊凝重者

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  
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怠氣  
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  
其德性之良而邪僻嗜慾不得而害之矣禮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

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競為詞

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

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聖

失傳而道術為天下裂者蓋由士之質性醇  
慤者既以記誦為口耳之學士之資稟敏秀

分于  
者又以詞章為黼黻之華  
末忘本是以在  
天之理莫能發明而在人之事無以自見其  
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惑之而理非其理管  
商得以其術中之而事非其事豈彼之能病  
我哉實我自受其病而  
何惑乎去道之遠也  
○朱子曰歐陽子曰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  
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  
行所以不盾一時流俗之毀譽而惟欲其無  
所愧悔於吾心也  
屈於當時者伸於後世以  
公道自在人心也後世苟  
不公則至今無聖賢矣歐陽子之言即所為  
事久論定者也君子鑒乎此故立言制行不  
以一時毀譽動其心但求免吾心之愧悔初  
何計流俗之是非亦曰後世至公久而自定

也為善者  
可無懼矣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  
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  
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  
有而為之不難乎  
性一則道一古今聖愚非  
有異也但能篤信而不疑  
力行而不怠則天下無難事矣况性中有善  
乃人所本有者為之更何難乎孟子之道性  
善必稱堯舜  
即此意也  
○朱子曰近年學者求道太迫  
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  
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  
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



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

聖賢之言本以明道大抵平易切實而其

工夫自有次第必殫精詳剖析之功講明義理而循序漸進不立異以求合庶為得之今之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日趨簡易而憚詳其曲折樂言渾全而畏析其精微其於天理之本然毫無所見而墮於偏私各立門戶競分彼我使道體分裂怪誕百出所求既皆不合而所論又皆不公人心學術之患莫大於此正吾道所深懼也

○朱子曰

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知覺運動者氣也仁

義禮智者理也氣粗而理精也學者於此苟能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則必有以全乎天之所賦而踐形盡性之功自不容已不然是以有生之同而反自陷於禽獸不自知已性之大全而流於

○朱子曰自

聖學不明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

朱子

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

聖學不明士子不知本務惟以讀書

便是為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綴拾文詞為釣名干祿之計以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昧事愈勤而心多雜則愈放詞章議論愈甚而內之無補於德業外之無濟於事功其去古人也無遠甚是豈書之罪哉蓋古

人用以修德業而今之讀者以干利祿所學已盡失其本矣欲其為希聖希賢地也其可得乎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

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窮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以久業可大矣

此言君子窮理之學所以為應事之本也異端守禪

寂而無適於用流俗急功利而頓忘其平者也德以修諸身言業以施於世言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苟不先明乎理當事機之來而始求所以應之將有不及察而失之遠者故必以明理為貴也理明則不為異端流俗所惑亂而又大之德業可以立矣

○朱子曰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

為務

巧語以說人者專於為人其心已偽况機變之至邪僻險怪將無所不用其心其為易入邪徑也孰有

○朱子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

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

輕矣志士固守其窮常念奮不顧身置溝壑而不悔學者能時存此念則見道義為重死生為輕而計較之私自有所不暇矣夫至於死生為不動念况其他乎以是知吾人為

朱子

卷五

十六

正誼堂

學志不可以不立而守不可以不固也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

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

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

之歸相去遠矣 古今只有天理人欲兩途出

乎此則入乎彼故日用云爲

之行同而公私邪正之情異彼夫大公無我

循理而用情者聖賢之所以能盡其性推之

人物而各得也若自私自利縱欲而徇情者

衆人之所以泯滅其天卒至身名之俱敗也

二者之間幾固甚微不能以髮矣而其是非

得失之歸相去懸絕且昭彰於天下後世而

莫能掩也 ○朱子曰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

可不慎歟

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

學者之大病也 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

觀事物爲外馳則遺乎外矣

務博觀者專事乎外而以內省操存爲狹隘

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所偏皆學者之大

病蓋存心者必以致知克其用而致知者必

以存心立其本此尊德性道問學之功缺一

不可者也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

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

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今之談經者多執已

見以爲說而不體聖

賢所以立言之意故有四者之弊如理本卑

乃抗之使高理本淺乃鑿之使深至於推近

為遠使明為晦皆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人苟欲表章聖學慎毋蹈此弊矣 ○朱子

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讀書必先立志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

之不厭矣若立志不定而中無所主游移遷徙之見日生覺於聖賢言語全無入頭處矣

如之何其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

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

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止合講明此理而謹

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

當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 凡人之身有是物必有是則此乃與

生俱生天之所付而非人力之所能與也所以人當講明此理而不可昏謹守此理而不

可棄若夫榮悴休戚乃身外之物唯聽天所命而已不必容心於其間也人能明理以貞

幾矣 ○朱子曰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

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

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

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

之意則胥失之矣 古人讀書務為窮理修身

漢以來士之研求乎聖賢之書者類皆記誦其言剽竊其旨日趨於詞章之學而不及乎

窮理修身之急務而過高者又浮慕自然絕下學而棄詩書相與馳騫乎虛無詭誕之域

二者之蔽錮雖有不同然其為無用之學則一也其於古人崇實黜華之意胥失之矣

○朱子曰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為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

學以為已凡致知力行皆當實求有得而名譽之來原不可計自儒行既衰而篤信潛修者十無一二浮慕虛聲者十常八九則趨向差矣學必觀其大凡內聖外王當堅自期許而文章之著豈所用心自正學不傳而治心養性者厭為迂疎摘藻工詞者不憚勤苦則用功矣此其好名之多為文之力何關實學蓋亦鄉黨間傳習好尚後竟流為頽風其弊遂不可止耳顧安得好修之

○朱子曰困君子與之勵崇實務本之學哉

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已卑矣

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其於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

此勉困學者之急於用功也孔子言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也者所用功也孔子言未能之謂也顧質雖困而未嘗不可學知困而學焉以克長其所不能知不能行困學者所有事也此其為心苦而為功亦已下矣然能百倍其功而從事於斯則氣質亦能變化其所成就尚不在善人君子之後若果於自棄而不從事於斯則愈趨愈下竟與下流之民同歸無復回頭之日矣夫下民之去善人君子遠矣均此困學之人而勤惰一分其成也若此其流也若彼何如是霄壤也

朱子

在學與不學耳二者之間惟人自主學顧可不勉哉○朱子曰凡事求

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正者非聖賢之道聖賢之事未嘗不求其可功未嘗不求其成然皆出

乎天理之正斯為可貴若但知欲求其可成而用智謀以圖之不循義理之正雖或僥倖

成功於事未必無濟而機權術數之施終非正道固聖賢之所不為也○朱子

曰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

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

也聖人之書其立意微妙其措辭簡約學者當潛心玩索而明其宗旨識其本意苟為

不然憑一己之私見臆說以亂之未有能當者也然則聖人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學

者其可以臆解乎哉○朱子曰古人為己之實無多言

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

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古人為己之學

切近真實無多言語要在身體而力行之耳今乃不務其實而祇求之文字之間亦已汎

矣而又心無定見宜其愈求而愈遠也又安望今人之能古若乎○朱子曰

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

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如己之所為而後適

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

至於此聖人之道聖人之學至精至粹美之極也而無知之徒既自棄而不以為

朱子

卷五

三

正宜堂

美是必欲天下俱無道俱不學盡如已之所  
為而後快焉其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無所忌  
憚一至於此○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  
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  
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  
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然而所謂  
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  
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此欲人知所以善  
其經濟之用也士  
出而任天下事必思所以立事之道而所以  
立事者亦視乎其立志何如耳立志遠大故  
所成亦遠大然無才以運之則無以為設施  
之資何以濟其志即有才矣而術或不善亦

無以全乎時勢之宜何以輔其才是以古之  
君子未有無其志其才其術而能建功立業  
於當世者也然而術固善矣而所謂善用其  
術者豈機械變詐愚弄人情若莊周所謂狙  
公之朝三暮四者哉亦以人情物理難以執  
滯而所以處之之方不無委曲之妙用而已  
○朱子曰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  
庶不墜先訓貧乃士人之常然貧也非病也  
唯當益堅所守不墜於末路庶  
無失此固窮之訓而已苟不能安貧何  
以學道君子之所以憂道不憂貧也○朱  
子曰讀書為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  
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為  
之害是豈不為迷惑之甚乎學問之道本以  
求放心也今乃

不惟不能治其心而窮年矻矻驚外馳逐了無止息而反為心害是豈不為昏惑之甚乎

○朱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

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時不再來寸陰足惜有志之士正當及時而勉學豈可優游歲月猶豫不斷以老其身乎

若老大徒傷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為

求多聞而不切已者發凡物皆道之所寓游

人又有玩物喪志之戒者乃為專求多聞而

不切已者言之耳學者逐末而誇多徇外而

忘返心之存焉者 ○朱子曰懲忿如救火窒

慾如防水難懲於一時勢如火之方張

及親者故當如救火之急即時撲滅也私慾

迷戀於平日勢如水之浸漬潛滋暗長不嚴

窒之將有玩溺而不返者故當如防水之決

隨時壅塞也此治其未之方也若正其本則

未自治是在學 ○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

者加勉之矣 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

見諸事業哉 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

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識當無窮

之義理必不能盡知而盡識之此即求之語

言之間尚不能必其皆合於理而無差况實

體之於身見諸事業而能悉合於義理而無

失哉此君子所以務窮理以為躬行之地也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德行章句上

凡二十九章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固非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

德行之於人也皆性所自有不假外求道所當為不容他誘故以是理而自得於心則謂

六

卷六

一

正宜堂

之德以是理而實體於身則謂之行固非有  
所矯揉造作增益修飾以美乎觀聽也亦  
全乎天所與我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治人  
進德砥行則無不本于此焉此可知德行之  
及天下國家無不立教必以興德行為先者  
所係甚大而古人立教必以興德行為先者  
職此也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  
故也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  
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  
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  
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 驚遠而忽  
苟難不知學者立志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  
以遠大自期然究之聖門教人何嘗日事高  
遠今觀其所以親切指示者極平常而淺易  
欲人敦倫第與言事親事長而已欲人存誠

第曰心必盡言必實而已論主敬第以為操  
則存舍則亡語詩書第以為文宜學而習以  
時皆下學事也至於性天之為本然神化之能  
事所謂學問之全體則未嘗誨之諄而語之  
詳者蓋能盡下學之功自然漸進於上達可  
以不必言未得下學之要卒然難幾乎上達  
又未可以易言學 ○朱子曰三代之教藝為  
者何必驚遠為哉 ○朱子曰三代之教藝為  
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  
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  
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  
世務而興太平也 三代之教先德後藝故藝  
皆有實用為生人所不可闕如禮樂之文射  
御書數之類其法制詳密足以治人之心身

卷六 六 二 三宜堂

養人之血氣而優游涵泳俾漸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人立法所以成就人材厚培風俗而世務以濟太平可興也後世匪惟德不足觀而藝亦無適於用欲其風之古若也胡可得哉

○朱子曰德無常師王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此即說命之辭而解之也說命曰德無常師王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蓋言人之師惟德之善者我即從之以取法則凡聞道先乎吾而為有善者皆可師不計其為何人也人之自求主於善也天下之善本無膠

於一定以為王惟專一其心以求善而虛而能受則為眾善之所歸而其所以取無一不善亦難量其積累之功矣人能自得師而樂善無窮豈非德之盛而善之至者哉

○朱子曰心脩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大學之教人治心修身者成人灑掃應對者小子有造是為造道之末二者皆當然之事至於二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惟由小學而大學以盡下學之事則上達自可馴致而理

○朱子曰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

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  
 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  
 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  
 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  
 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  
 何哉古者教民以德行道藝使之躬行而有  
 得明達而和諧辟雍鐘鼓之地造就多  
 方而後賢者能者一出而皆為棟梁之用何  
 其法備而意深也今之為法教非不詳取非  
 不審乃至澄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  
 空言夫在教者取者之意豈不有賴於其用  
 而彼見夫要吾之爵祿者率皆空言無用則  
 吾所以取彼之意固無暇復思矣端士習者

可不自上哉

○朱子曰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

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

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

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徼幸於有聞也古者道

之日學者皆知修身理性為切已之務自秦  
 漢以來道學失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  
 以記覽誦說為事則不知聖賢用心之所在  
 無由自得於語言文字之表此有道君子所  
 以深以為憂然亦何嘗束書不讀坐談空妙  
 徒憑虛而臆說為可徼幸於有聞哉此以見  
 聞道之難而道學 ○朱子曰道不遠人理不  
 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

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慢暴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道不遠人即身而具理不外事即事而存

故古人施教當其能食能言在孩提時便有訓導整齊之法况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自出就外傳以至於成人之日乎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皆不遠人以爲道不外事以求理者也教者學者一遵是法安得不德進業修使慢暴放肆之氣自然不設身體而淨盡

○朱子曰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

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學問之道不外知行而必以知爲先故聖人之教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者功不以一端竟而行則惟期其篤更無他端所以然者理有巨細精粗或察於巨而遺其細別於粗而失其精即是理有未窮無以爲力行之地必於學問思辨之功層累通進而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知日進于高明胸中光輝明徹觸處旁通而即其所知之理見於踐履服行之間真誠無妄而無一事之不實矣此聖人之教人所以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

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  
 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  
 學之為哉作聖全視此心此心未能如聖人  
故見理不明無所為持循之準而  
率其意之偏遂至于太過不及而不自知所  
為必學以明之也若吾之心已能如聖人天  
地之心則明無不照  
矣而又何事于學哉  
 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  
 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  
 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  
 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先達之言  
皆所以發  
明聖入之意而聖人之意又無非推究天地  
之理學者必因其言以求聖人之意之所在

必因其意以達大地之理之所存循循然自  
淺及深由近及遠工夫當有次第非可欲速  
迫切而妄希捷  
得于旦夕也  
 夫如是以浸漸經歷審熟  
 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  
 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  
 于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  
 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及夫漸漬既久經歷  
既深審熟詳明不失  
之躐等不托于空言以馴致乎深造自得之  
候然後理明心正而天地聖人之心亦即于  
此見焉此循序漸進之效也蓋必如是而學  
始能有得非固畫于淺近忘乎深遠而舍已  
心以求聖心棄吾說以從前說  
也凡為學者可不共知此意哉  
 ○朱子曰易

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  
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

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大易一

義理象數而原聖人同患之心祇欲人因卜

筮而知吉凶耳然易書既作而其立象盡意

繫辭盡言之理則又精微無所不入廣大無

所不該而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此豈聖人

之創設哉蓋太極兩儀本天地間自然之理

而理以象呈遂有陰陽老少之分象因數顯

遂有七八九六之別故人以著龜問易易皆

能隨人之意而感而遂通焉蓋卜筮之法雖

究極象數之間而象數○朱子曰玩得聖人

所在莫非理之所在也○朱子曰玩得聖人

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  
詩三百篇

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

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欽敬也尚書中

蓋敬之為用無所不包也讀者苟能深味而

有得焉則修己治人之道俱在其中而書之

全體不外是矣○朱子曰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

日祇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悉晦

矣孔子作春秋明王者之大法昭萬世之大

戒是春秋者正誼明道之書也讀者須得

其褒貶刺譏大義凜然如秋霜之不可犯若

但以齊晉霸業區區而較其優劣則反成謀

利之私而失春 ○朱子曰學之患莫甚於自

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

未知所以學也學者當冲虛以居心傳習以

師則無所就裁然師又非能代我而為之也

仍視乎我之知所以學耳苟未知所以學師

亦未如 ○朱子曰先王制十筮之法至嚴至

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

先王之制為上筮也至嚴而不可戲淪至敬

而不可玩忽要在虛其心以聽決于鬼神故

貳則鬼神亦報以疑貳而遂有差蓋十筮之

法皆實有是理以兆於幾先無非誠 ○朱子

之所為非如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

之小學雖為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

此若義理之精微莫詳於近思錄學者循

序以求之則操功約而獲益 ○朱子曰吾人

多由此而至於聖賢不難矣

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

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

世聖賢垂教凡以拯溺也吾人生聖賢之後

於遺教幸有所聞安可不推之以拯人心

之陷溺乎即使吾道屈伸自關時運不得大

行於當年亦當有補於後世惟存此拯溺之

心以對聖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

錄四子之階梯

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



經是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關體  
要切於日用沉潛玩索則略知大槩然後可  
以求四子之書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  
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  
焉泯然相與以其一時之文耳師者所以傳  
道授業而解  
惑也有疑而問問而啓之則言易入而理易  
明此師道尊而學術隆也後世師弟子之設  
立之學校使之群萃其中師之所講有不待  
弟子之疑而問而弟子之聽於師者又非其  
心之有所疑焉則雖有學校之設不過講堂  
臯比泯然聚首以作一時之具文耳豈古人  
設師傳道授業而解惑之意哉甚矣學校之衰也  
○朱子曰論語之

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  
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  
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孔子之書切近平實  
而包括無遺其所以  
示人者莫非欲人操存此心而涵養夫德性  
而已孟子之書雄快明辨窮極底蘊其所以  
示人者類多欲人體驗四端○朱子曰聖賢  
而充廣其本然之量而已  
之言具在方策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  
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  
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  
甚易而無難矣方版也策簡也聖賢之言具  
載於此其所以幸教天下後

世者固已竭盡而無遺矣又有近世先覺之  
人為之指其門戶以引其入表其梯級以策  
其進諄諄不已而先後之學者遠稽聖言近  
習師訓由是而之焉庶不迷於所往而進道  
無難矣乃世教衰而人  
○朱子曰為學正當  
不知學不亦深可惜哉  
成我者師輔我者友  
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  
吾人為學苟無良師  
則就正鮮資誰為傳道而授業故當以得師  
為急苟無益友則切磋寡助誰為勸善而規  
過故當以擇友為難也  
○朱子曰讀聖賢之言而不通  
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  
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  
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讀聖賢之書而無得於  
心身猶未免書肆之譏

况所讀非聖賢之書哉既不足以自治乃欲  
以之道人望其化行俗美必不得之數矣學  
者毋自獲戾  
○朱子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為  
於聖賢也  
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  
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護委曲費盡心機  
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  
可謂誤用其心矣  
由義利之介乃君子小人所  
小人必不能為君子蓋其中之所喻已定正  
如冰炭之不相投也而近年一種議論欲調  
停于二者之間明係言利復附義而出之曲  
為回護以售其說既難自托於君子而究不  
得自掩其小人其心勞而日拙  
○朱子曰聖  
抑已甚矣則亦何益之有哉

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  
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  
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平易者下學之境高深  
遠大者上達之境理本  
相通而教必有順序者也人惟馳心於高遠故  
於平易之地每忽為不足為不知自平易處  
能講究討論以明之積慮潛心以思之優柔  
饜飫以養之至於積累功深會心漸遠將愈  
見其理之高深遠大而不可勝窮矣蓋下學  
即是上達之基學者不可好高而躡等也  
○朱子曰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  
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何為聖賢之書文辭  
字義無非道之  
所在也學者講究討論解釋精詳務使字義  
之間各得其指趣歸宿者正欲緣文察理有

以知道之所在而語其所以然耳若道之不  
察而沾沾以解釋為能則流于訓詁章句之  
學矣君子奚取焉 ○朱子曰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  
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  
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  
也為學必有其序修身為本為已而後可以  
及人也窮理為先達理而後可以制事也  
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蓋論孟之書多示  
人以為已切實工夫學者體驗而有得焉則  
心定而義理易究次及諸經經中所言之理  
精蘊畢具讀之可以窮理然後看史則史所  
載之事是非得失瞭然若指掌所謂以我  
觀書非以書博我者也此學之序也 ○朱  
子曰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為佳近名  
之心

朱子  
勝則凡所學未免徇外為人而無近裏切實之功此學者之通病故必勉其務實而少近名庶本原既正而德業可成斯為佳耳

德行章句下 凡三十 二章

朱子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

無非教人處天道風雨露雷無非至教所寓

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德所寓皆可靜會亦如天之不必以言語求也 ○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

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

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理宰乎物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其精蘊莫詳于聖賢之書學者所當由是以求之若欲簡約而可以易知易守者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蓋四子之書切近精實天下之

理無不在 ○朱子曰學貴適用古人為學內

其中也而外以措之家國天下要以適於用者為貴

耳若不適用於徒為口耳誦說之學是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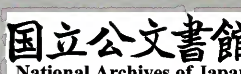
之乎未學也 ○朱子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

曷足貴哉 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

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

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

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



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  
 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聖賢教人本  
 忠信莊敬持養學之始也既端其始而又博  
 覽精詳以履其實而致其知則為學之序得  
 矣然理本易簡其端初無難知而及其至有  
 終身行之而不能盡者學而躬行心不得之難  
 是故學非推測而知之難而躬行心不得之難  
 至於知行合一則文章性道一以貫之此子  
 貢於得聞性道也○朱子曰學者之于經未有  
 後而深有嘆也○朱子曰學者之于經未有  
 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經者載道之書也  
 辭者所以達乎意  
 也辭不得則意不明故學者之于經未有不  
 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然則辭其可忽乎哉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  
 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  
 測此朱子論知人之法而推究於陰陽善惡  
 之分也天地之間理不能不乘於氣而氣  
 有陰陽氣之自然即理之自然也陽氣發舒  
 必剛剛者暢遂直達必明明者無遮蔽障礙  
 則易知陰氣收斂必柔柔者消沮閉  
 藏必暗暗者多隱匿曖昧則難測故聖人  
 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  
 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上承  
 文言陰陽自然之理本皆如是是故易之為  
 書所以道陰陽也聖人有見於其理而作焉  
 遂以陽之象為君子凡言君子者皆取諸陽  
 以陰之象為小人凡言小人者皆取諸陰蓋



幽明本無二理造化之與人事未有不相通者而萬物各肖其形善惡之與邪正未有不從類者聖人之所以通於其故而類其情者洞晰明白無毫髮之差百世而下雖有聖人復起莫之能易也  
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蠹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易之爲記

昭昭矣朱子自謂竊推此說以觀天下之人而得君子小人之辨焉君子剛明而易知其心體光明品格正大氣象踈暢處事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雷得而見之如高山大川人不得而藐之如雷霆之有威可畏而人不驚如雨露之有澤及人而功不尸如龍虎之縱橫變化可以推倒智勇如麟鳳之溫醇精彩可以羽儀文明要皆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其人必爲君子何也君子稟陽之德也而其所謂小人者則柔暗而難測依阿以取容澆恣以苟合是非多回互踪跡多隱伏如蛇蚓之倏前倏卻而不直如蟣蠹之至猥至鄙而不廉如鬼蜮狐蟲則以幻誕爲心邪媚爲鄙行如盜賊詛祝則以偷竊爲生顛倒爲術此皆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其人也  
君子小人爲小人何也小人稟陰之德也  
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

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  
 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  
 哉準此以定君子小人之極則彼之形於外者無不悉如其內之所為雖一言談舉止之微往往發見於不及覺而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而况措之為事業其醇疵易知也著之為文章其邪正易知也此尤所謂燦然者世有君子固不至觀面失之彼小人者雖曰難知亦豈得而逃哉蓋以聖人作易之說推之而知陰陽自然之理不可誣也噫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其○朱子曰詩之為經人事洽亦槩見於此矣

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之為下者人倫綱紀之事也備於上者天時變化之道也天人相與之理無一不具於其中蓋

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之道有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者學者不可不窮其蘊也 ○朱子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言迥而指遠者聖賢之言也故無窮之旨即在於平易之中惟平則無事於過高惟易則無事於艱深今必推之鑿之使高且深是豈真能體聖言於高深哉亦徒離却本指失其平易無窮之味矣不 ○朱子曰知夫為學幾於侮聖賢之言哉

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



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

末之序為學之本無待外求苟既有以知之

神清而明心純而一識其在我而敬以直之

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大其規模密其節度循

其先後本末之次第以觀古人所以垂教之

意斯於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內外

精粗一以貫之矣 ○朱子曰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

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君子之道行遠自

惟循循下學愈卑近愈有實地久之自然上

達而所得愈高遠矣苟厭卑近而慕高遠是

舍下學而求上達徒見其功之 ○朱子曰場

馳騫而終不能有所得也已矣

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

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

吾累矣場屋之文進身之階故即賢者未能

矣是必格致誠正先有以立乎其大然後出

而應之將內重而外自輕得失榮枯何所係

累此則賢者之 ○朱子曰大抵聖經惟論孟

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

易春秋則尤為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

之而不敢輕讀也語孟之書平淡顯易皆切

少有所疑而多所受益如布帛菽粟刻不可

離若易之理明陰陽春秋之義寓褒貶其旨

謂不敢輕讀而教人以通語孟為先也 ○或



問看史之法朱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  
 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聖賢修己治人之要莫備於經學者必先窮經以得其要歸之所在然後因而觀史則是非邪正卓有定見而瞭然無遺蓋經以載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體事者道之用也未有有用而不本于體者故凡為學經宜先史次  
 ○朱子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紀事者當斷以義理則其人之是非自見非可以成敗論也若左氏之說止即其事之成敗以論其人之是非而全不本於義理之正此其所以為病而不足取信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聖賢之言義雖無窮而理則一若夫淺者

見淺深者見深在學者取以自證耳苟無格致之功烏足與闡聖賢之言哉

○朱

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理得於心而假文字以傳之故文足以達吾意焉足矣使徒于文字求工縱極高妙而於實理無得焉則亦浮華而已矣其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哉信乎道者文之根本而為文者不可不衷於道也  
 ○朱子曰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  
 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

朱子  
祇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况又  
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  
而精思得尺吾只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功  
力耳古聖教人脩己治人之道具載於書若不觀書何以為學但所謂學者必先求此心講明義理而後旁覽諸史以廣聞見若廢經而專治史畧王道而尊霸功惟務乎外而極論古今興亡之變不返諸內以審察此心存亡之幾其為逐末忘本甚矣雖讀亦奚益哉况人至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博取茫無所獲何若熟讀聖經精思大義庶少尺寸之得亦可為吾實有而不至徒勞無功也學者慎毋悞用其心而知所返可也○  
朱子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

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利舉試經義詩賦策論亦循舊規取士不得不然非謂止此遂可盡得天下士也蓋上之求於我者在乎實用則我之自求以待用者不在空言寧惟是工記誦綴緝浮華博一一旦之知遇而遂謂此外無餘事乎講學脩身之士當必不出此矣○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

此論作詩之旨也人心有所向為志由志而發于言為詩古人之詩自朝廟閭巷以及婦人女子皆能言之其忠君愛親之誠好賢嫉惡之意歌也亦有思哭也亦有懷總以自寫其性情而已故今之為詩者豈必計其詞之工拙哉但觀其志之所向或高或下何如便可以見其心術定其人品耳然○朱子曰無一事則詩不易工正不必工也○朱子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無一處而可不止學也無一時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類○朱子曰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定而事物之來多所障蔽理不可見矣惟涵養此心使之卓然堅定則居安○朱子資深左右逢原萬理有不畢見乎

曰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備之於已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於道始學之終欲行之也無志者不足道即知所求而非鄉慕殷知所信而扞衛力而身未盡道終非道中人故不若力而行之使人倫日用無非天理流行而道實體諸已乃為立身之本務耳得其本便可致用而虛弄筆墨者每謂盡力於文詞亦可以闡道於世則又孰若即其功於心經史考究其所以運世之本審量其所以治世之宜義理既得舉而措之不世之事業自此出焉斯無愧於上下有補於天地而斯道不至架漏也故孔子言知不如好見之不如樂又曰託之空言不○朱子曰量若見之行事之為深切著明也○朱子曰量

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而簡畧字句則失之疎易或前後馳逐彼此紛營又失之凌躐惟是量吾材力所至約其規程日課而謹守之字求訓解句索旨趣使其意堅定前有未得不敢求其後此有未通不敢志乎彼使其理詳明循循漸進自無疎易凌躐之患然此不但讀書之法也至於操心之要疎易則防閑不密凌躐則涵養難純亦同此法尤始學者所當知矣

○朱

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從容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

心者神明之本也君子養心之道自其始學即循循規矩以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迨持循既久涵養既熟則心自平氣自和從容暢適之中與物若無涯際及出而觀于一世事物之變皆不足以及累其心無往非樂之所存焉蓋其樂實有得于中而無假于外正非淺學者所能知也

○朱子曰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



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  
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  
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  
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  
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  
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  
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論莊子者或比之子  
莫豈知子莫見為我  
兼愛之害遂於二者移來移去就形迹而執  
其中間以為中之義理在是而無本然之權  
定其輕重所以膠於一定非義理之宜也然  
彼猶欲擇義理而誤焉者莊子則義理全不

顧但便於身即與為因循不便於身即一切  
舍去則是端計利害比之子莫又混亂矣原  
其心即世俗趨利避害之情鄉愿同流合汙  
之術而人情世故揣摩校計更熟而刻世俗  
鄉愿莫之能匹耀目悅心害德更甚其流也  
含糊其詞虛幻其說相高相尚至晉而風愈  
盛俗愈衰是非倫理公然倒置蓋弊有必然  
而無疑者起老莊問之亦難自解王通謂非  
其罪乃曲說耳其誰信之○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  
匿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  
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  
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者萬物之  
一源即所謂  
理也此理橫天塞地亘古亘今無息間斷自  
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此理  
未

具于人之身而不能無氣質情欲之偏此儒  
者之至論也自佛教悖吾道而為異端之學  
則以作用是性僅指有生之知覺運動者而  
言及夫生意已盡乃欲反照定覺復其本然  
之性是以前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之  
清濁質之厚薄情欲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  
之偏而不得其正徒謂搬柴運水頭頭見道  
則是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滿路都是聖  
人此尤害事異端誣民正宜辭而闕之乃近  
世陸氏與夫王蘇之流名為儒者而其論亦  
有近似之者又當察也觀朱子問答諸篇反  
覆論辨正不得已之苦心其所以衛道者至  
矣  
○朱子曰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  
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者誠而已矣人未有誠而不知者故觀人之  
失在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則自

處於深而視聽專處靜觀動則自處於靜而  
心思一表裏洞達器糾不生人至吾前已無  
不察而不能逃吾睿鑒  
○朱子曰閑中讀書  
之中矣此觀人之法也  
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  
吾人乎  
天地之最可樂者無如閉戶閒居得  
用也若夫外物之來聽之適然聖賢且不能  
必况吾人之未至聖賢者乎而何必改其樂  
乎亦素位而  
○朱子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  
行焉可也  
觀時俯仰狗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  
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  
惟其善養也  
有是氣  
而後任大責重無所疑懼比年以來士人之  
氣衰弱不振則其所養可知是以觀時狗勢  
夫  
卷六  
三  
正宜堂

朱子

正許堂

俯仰從人顧一身之榮顯不謀天下之安全  
有唯唯以囁嚅絕無諤諤之評議其心其口  
尚可  
問哉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

戚之念矣

此示人處窮之法也窮通有命奚能預必適值其窮即生怨尤何以

為進德修業之地須是堅持德性勿為世故所汨沒時時皆忍念念皆忍當其始也亦不廢勉強之勞忍到熟處樂天知命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此言大率為初學者言之若疏水曲肱樂在其中單瓢陋巷不改其樂內重外輕此心純是天理流行則固無俟於忍而自忘乎  
○朱子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境者也

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

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無寬廣之弘則舉莫能勝無強忍之

毅則行莫能至蓋仁之為任重而為道遠莫勝莫至則安得而依之然為仁之機在我固由已而不由人則又安得而違之學者苟於此審依違而為之奮然思與則得矣 ○

朱子曰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

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為大

尊所聞則德日進於高明行所知則

業日底於光大其所成就豈淺鮮事故顯親揚名光前裕後莫此為大彼以勢位富厚為榮親之具  
○朱子曰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

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

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所深戒也

古之學者所以

為已者蓋凡致知力行皆身心以內事惟是念茲在茲求所以修其身治其心而無少寬

朱子  
假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也後之學者所以為人者蓋凡務博誇多皆身心以外事惟是循名徇物全不思所以體諸身驗諸心而任意馳逐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也發念一差賢愚判若霄壤矣聖賢深以為戒者此也然則學者之如念可不慎審乎哉

其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吾儒章句上 凡三十一章

朱子曰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吾儒踐形

盡性事事着已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儒釋之相去豈不遠哉 ○朱子曰國家稽古命祀而

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 國家

稽古命祀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者豈徒修其墻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為觀美而已哉蓋唐虞三代遞相授受之旨遐哉莫追至我夫子祖述憲章金聲玉振集

卷七

王宜堂



朱子

正誨堂

羣聖之大成而道之統屬焉景行仰止舍此其誰用是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學者知所嚮往而

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為善為當然而天人

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施恩望報則有所邀於人

祀神祈福則有所邀於神皆非人道之宜是

以古之君子不為也君子則以吾性有善而

為之皆職分所當然若夫恩施廣布享祀潔

誠各盡其道而天人協應如影隨形如響應

聲者自不容已矣朱子曰簡策之言皆古

君子何所容心焉朱子曰簡策之言皆古

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

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在古之聖賢學問

發而為言即今簡冊所載其所以嘉惠後學

垂教萬世者無所不備學者受其書而讀之

以我之心見聖賢之心則所謂先得我心

之同然者即此而在矣夫豈必他求哉○

朱子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

而茫然此示人讀書之法也讀書將期有益

性命而以之觀書則書中之所言皆足以証

我之是非得失書因我而旨趣無盡我得書

而後發實多豈不開卷有益若輕心浮氣徒

欲藉書之事迹字句以博我見聞則在我之

用意皆無當於書之切近精實見書時止知

為書離書時我又自為我徒覺釋卷而茫然

無得耳讀書者可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

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

朱子

卷七

二

正誨堂

朱子

正言室

作狂矣

聖人生知安行固無待思勉然聖人未嘗目見為生安也

為生安之意則乾惕之心少而驕矜之氣盈是罔念而作狂矣其何以為聖人哉

朱子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

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

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

人之所及也

經者不易之理所以處常權者隨時之宜所以處變安常而守

經雖聖賢無以異乎眾人若遭變而行權則非大聖大賢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鮮有不失其正如舜之處父子伊周之處君臣此豈眾人所能及也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

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

書立言以示後世

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謂五典禮謂五禮

皆五倫也書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者也

儒教自開闢地以來賴有帝典王謨述天

庸禮之自然順人心之固有為治世教民厚典

將天叙天道而後之聖賢所以警勸開贖者遂垂示後世此修道之教萬世所以永賴也

朱子曰唯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與

義理之必可恃

義理者天理之當然故必當為而不容有所諉亦人心之

同然故必可恃而不必有所疑然惟

君子為能知之而小人則有不顧也

朱子

卷七

三

正言室

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足

方是講學之地義利之辨不明便自無入門處古聖人諄諄以此示訓正

欲人於幾微之間見得明守得定然後可與

為學學者當深察其言而反以求諸身推類

至盡窮極根原務使見利之心漸次銷除不

至潛滋暗長而日用之間處已待人應事接

物全在義理上立足如是則本體清明德性

堅定方可以講學討論而為進德修業之地

也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

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師舍是則

則無以為學故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

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吾夫子集羣聖之

大成而親炙私淑豈有異道哉 ○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

點之樂勞攘顏子心常舒泰純是天理無有

味愈深曾點春風沂水胸次悠然固有萬物

一體氣象然味童冠與偕風浴詠歸數語但

覺天機呈露大致亦近勞 ○朱子曰顏子之

攘矣其樂則顯而易測也

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

之不能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

之短雖已有能而不以媿人之不能蓋其冲

然若谷之虛衷出於性成是以學彌高而德

彌邵非聖門諸賢所可及也 ○朱子曰曾點於道見其遠

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

朱子

正論堂

耳曾點所見遠大其視目前近小之事皆不足介其胸次故其言超然活潑不假作為無待於外而有得於中若將樂此以終身者真可謂能見大意矣大凡學者要須有此等氣象不則局量褊淺規模狹○朱子曰曾子隘其於道恐未能夢見也

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

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

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

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

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曾子敦厚質實即厚重為造道之基也而其學則隨事精察務切於日用躬行之實以馴致乎積累功深之候故一貫之道惟曾子得聞

之然觀於體受歸全歸終啟手足及薄晉楚而重仁義則知孝敬信讓之規乃所以自守而終身而不求人知輕富貴而守

貧賤者尤其制行立身之大也○朱子曰

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

其著書之意蓋亦姑托空文以自見耳聖學不明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徒托空文以自見耳於斯道奚裨焉學者苟能精於擇白知申商黃老之特○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

於道矣

闕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

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

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

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  
 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  
 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  
 謂無餘蘊矣君子之于異端關之甚嚴然所  
則彼得因其似以亂吾真乘其隙以攻吾短  
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率性之達道全體大  
用無乎不明然後據吾理以開彼私挽彼邪  
而歸吾正而議論詳盡道理貫通也如孟子  
闡告子義外之非發夷子二本之失非徒攻  
之而已其所以發明吾道以提撕警覺之者  
要使彼徐悟其非而知吾道之是亦可謂深  
切著明極盡而無餘蘊矣學者之關異端正  
當以孟子  
 ○朱子曰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  
 為法也

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  
 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  
 謂寂然不動者萬理森然於其中而民彝物  
 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  
 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  
 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  
 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  
老子談道德浮屠談心性疑近聖賢而實則  
不同蓋吾儒所言性命皆係真實而彼所言  
性命盡屬空虛也夫自天命于人為性寂然  
不動之中而民彝物則萬理畢具無一不實

朱子

正誼堂

及其感而遂通則于日用倫常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道因物順應而無或少差此聖賢所以有盡性立命之學也彼老子浮屠徒尚清淨虛無而不知有實理徒知應物見形而不辨其真妄其滅性悖道甚矣豈可以其似而亂吾真哉

○朱子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及乎高明而其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

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

儒教之所以異於老釋者以其精粗隱顯有一本之體有萬殊之用渾然具備務底於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無偏倚之矩

則而已故君子於此智雖足以推極高明而措之言行則未嘗不範圍乎不偏之中不易之庸焉豈強使之然哉蓋高明中庸原於天命之本然率於人心之固有實無異體故耳

○朱子曰董仲舒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

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董仲舒漢時人陸宣公唐時人

二人皆賢者若論其才則董之溫厚不及陸之英發然董之學問醇粹少疵則較陸為尤勝張子房亦漢時人其術近于黃老而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轉主心如轉戶樞殆隱晦而不露者可不謂賢朱

○朱子曰仲舒子之言真諸公之定論矣

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

功利關不透耳

董仲舒嘗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所以自立者

夫仁 卷七 七 正直堂

甚高故至今稱漢節儒後世之不及古人者  
正以一心為道義又一心為功利於大關頭  
處未能打透雖自命儒者  
○朱子曰馬援之  
究與市井輩何以異哉  
言自可為法  
失耳可得而開口不可得而言  
此言可為持躬處世之法好盡言  
以招人過是豈君子之所為哉  
○朱子曰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  
所難者義利之大分而已惟漢武侯生平澹  
泊寧靜其事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利之大分惟武侯知之  
○朱子曰孔明擇婦  
豈他人之所能及哉  
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  
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

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  
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  
私欲之累最易  
則精神志慮沉頓消磨必不能以建功立業  
孔明擇娶醜婦奉身調度率皆人所不堪其  
生平正大之氣經綸之蘊雖曰得於天資然  
竊意當日之智謀思慮所以日加精明威權  
品望所以日見隆重者大約多得力於寡欲  
養心之助焉蓋人能寡慾則志氣清明持守  
純固而天下萬事莫  
○朱子曰歐陽子曰三  
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  
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

卷七  
八  
正宜堂

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出治  
於一者法制禁令要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  
故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者聲名文物止  
以飾其狹隘酷烈之爲故禮樂爲虛名歐陽  
子之言實是至論然政事禮樂固出於一而  
道之文章尤非二物未有道不至  
而文至者歐陽子恐或未之知也夫古之聖  
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  
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  
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  
可掄六經皆古聖賢之文可謂盛矣然豈綴  
德之實充積於中則以其中之所得者發爲  
至當不易之論自必有是文於外如高明者  
天也而天有是高明之氣必有日月星辰之  
光耀博厚者地也而地有是博厚之形必有  
山川草木之行列天地自然之文其不可掄  
者如是是以聖賢之心既無一念之蔽而極  
其精明無一念之雜而極其純粹其實有諸  
內者磅礴不可遏充塞不可窮則其著見于  
外之文亦必自然條理分明有倫而有脊蓋  
不必托於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



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蓋其文之不可揜者

於簡冊而後以為聖賢之文在乎是也但其

日用之問一身之接於萬事者語默動靜無

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凡人之可得而見者皆

謂之文則信乎道德文章之出于一而岐而

二之者則亦世俗之文而已 ○朱子曰范公

足以幾于聖賢之域也已 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

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

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

不相入范公謂范淳夫也范公雖不純師程

氏似信道未篤者而實尊仰取法出

於願學之誠焉故其於東坡也雖以鄉黨朋

遊稱交情之厚而立朝議論亦與東坡趣向

淳夫食素亦於此可見矣 ○朱子曰與其得

小人

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

說小人之于國家也引用奸邪斥逐良善顛

其不幸而得小人擅權誤國不可勝言者與

位充數雖不能有所建立猶可以不至决裂

也此溫公晚年閱歷有 ○朱子曰范文正傑

出之才文正公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

中外位兼將相功業可觀威望不著大約皆

本先憂後樂之心欲措天下于治平實一時

傑出之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溫公為

朱子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學者希聖希賢惟在此心一或少合便至放失但常常操之則自存矣而所為操之道舉凡一身之間動而應事接物靜而思慮未起以至成始成終總不越敬之一字伊洛先生特拈出此著實用功身心收斂動靜始終純誠能於此

于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閑一誠無間久之涵養從容忽不自知其入于聖賢之域矣○朱子曰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已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省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世俗

既衰士不知學讀古人書不過誇多鬪靡博  
利祿以為為人耳間或有有意於己者則又墮於  
空虛以為取足於心無事外求而於義理之  
正法度之詳一切遺棄幸而講學明理不墮  
空虛矣而又傷於急遽未知循序致詳從容  
體驗至於浹洽而貫通然則士不知學又豈  
能合內外精粗以馴致於有成哉

吾儒章句下 凡三十 七章

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  
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  
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 人之氣象乃道德之  
則氣象亦高遠豈易言乎苟非於道之所蘊  
者造之已深德之所成者知之已至與聖賢

默相契合鮮不仰之而無從望之而未見安  
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乎所謂惟聖知聖  
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者淺中未有得卒然  
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開躡等之弊烏可以  
語此故欲尊聖賢 朱子曰聖人無人欲之  
又當為初學地也 ○朱子曰聖人無人欲之  
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  
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  
物者也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  
動而靜之理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  
寂然而靜而動之機未嘗息不以靜而無動  
也此主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囿 ○朱  
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

得失正不足深計也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國天下本於修身故明

理治身最為吾學本原之地至於世間得失

正當度外置之使寵辱不驚然後有以定其

內力而為古大人○朱子曰茂叔自少即以

體立用行之學也

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

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

之正統則其淵原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

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

可得而悉聞矣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

傳所自莫或知之蓋五星聚奎春陵協瑞天

開道脈以接鄒魯之傳非苟然者故二程受

其書以行於世而傳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

源可槩見矣至於胸中灑落吟風弄月所以

指乎孔顏樂處者周子不言程子亦○朱子

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

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

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

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此引程子之言以

明主敬與致知乃

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

在光主敬則知日益精致

知則敬日益篤二

者之功又交相○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

發而兩相資也

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

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

朱子  
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  
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比於三代之  
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此朱子  
三先生祠記也言孟子沒而聖道湮儒者之  
學不明於世局於俗學者則爲文辭章句之  
習雜於異端者則爲老子釋氏之言其於修  
已治人之道俱不本天理之正故淺陋可笑  
乖離正道而莫適所統也然則後世之遠遜  
三代者由於二者之學不足以及修己而治人  
耳千有餘年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言其久也  
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  
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

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周先生  
字茂叔探聖賢之奧觀造化之原者心與道  
契而發于聖不傳之蘊也立象著書闡發幽  
秘如太極圖說通書諸篇是也天人性命者  
陰陽五行中正仁義之精修己治人者善惡  
修悖禮樂教化之說其河南兩程先生既親  
言甚約而其理甚備也  
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  
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  
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  
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  
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斯世於是

朱子

為不小矣

而兩程先生明道伊川也親見其傳

以教人也學者既講周程之說始不溺於詞

章釋老之非故凡所以修己而治人者皆知

為吾儒明體達用之當然而世俗利害之私

不足以及惑之矣堯舜君民欲天下進於三代

之隆也三先生發明道體

造就人才之功豈淺少哉

○朱子曰明道之

學從容涵泳之味治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

功深明道沉潛純粹其為學原本六經洞見

泳之味澆洽于中而發於外者渾是一團和

氣橫渠終日危坐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苦心力索之功蓋實

有深焉者二子之學明道則幾於安橫渠則

由勉而

○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

尹之於孔子橫渠之學得之苦心力索居多

然猶伯夷伊尹之各得其一

○朱子曰明道

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

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德性蘊於中者規

而廣濶此其所以為明道也氣質賦於天者

文理成於人者剛方而密察此其所以為伊

川也二子雖同道而造德各

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程氏之學得力於四書六書以窮其理自誠正修以達之家國天下其道坦而明易守也其說簡而通易從也其行端而實易守也足以能使百代之沉迷皆知從事於聖賢之域則程氏振作之功所繫所施為重且長矣至於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卓然可稱者如王翰林韓忠獻蘇文忠輩所繫所施固為輕且短也○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龜山

姓楊名時字中立羅公名從彥字仲素龜山傳河洛之學倡道東南時弟子千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無有如羅公者其所著遵堯錄可槩見也此李延平先生所以獨得其宗○朱子曰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

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

犯者延平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此章形容有道氣象極為詳盡資稟氣節賦於天

者充養完粹以下皆成於人者先生氣稟雖  
勁特豪邁而充之以粹養則無復圭角之呈  
露矣故但見精神與氣則安定而和平至於語  
溫潤而嚴厲神與氣則泰皆有自然法則平居  
默之端詳動靜之閑泰皆及事變當前則決  
篤實似若於事無甚可否及事變當前則決  
之以義裁之以理截然難犯先生之為人盡  
於是矣此蓋朱子淵源之所自而所以形容  
先生亦即其所  
○朱子曰李先生之道德純  
以自道也夫  
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  
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  
知而學者亦莫之識道德純備言其體無不  
具也學術通明言其用  
無不周也宜當世鮮其倫矣不求知於世所  
謂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故上之人莫之知

亦未嘗輕以語人所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  
也故學者亦莫之識觀此數語而李先生之  
定論 ○朱子曰羅宗禮從同郡李愿中先生遊

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

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

自信其守益堅羅宗禮名博文南劍州沙縣  
人河洛之道闡三傳至李延

平宗禮從延平遊而得其要旨多所發明可  
謂善學矣及明然歎歸佛之異在公私之間  
則見得邪正分途直到錯錄抄忽處  
以是沛然自信持守益堅不亦宜乎 ○朱子

曰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

矣至於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



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

蘇氏謂軾轍也

閔肆切近事情不無可喜然大約出於詭譎絕非正大之道已不足貴矣至于吟詞藻之浮華而盡忘其本實貴權謀為通達而反賤乎名檢此其風尚所趨大為世道人心之害又不但空言而已也

○朱子曰王氏之學雖談虛空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

昂之徒而已

王氏之學不但與吾道背馳也其平日之所議論設施者雖談

虛空近於老釋而絕無老釋之精彩雖急功利近於管商而絕少管商之機變其極至於鄙陋不堪不過如薛昂之徒

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

教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

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者也

吾儒自有至正學術學得

其正則發為議論見諸事功自然純粹光明有體有用而合于聖賢之道如荆公蘇公之學俱出于不正者也彼佛氏言心性老氏言道德似是而非正與孔孟相反公乃取其似以亂其真其惑甚矣及身操國柄創為新法偏執已見紛更舊章不遇伏主威而罔恤人情行空言而全無實效卒之歛怨取敗所謂臯夔稷契事業竟安在哉若蘇氏早年所學近于權謀術數大約拾蘇張之餘縱橫任意以立說迨夫晚歲談空逃禪則又醉佛老之糟粕潦倒于其中而肆志焉是皆本原已差學非其正均謂之不知道也

朱子  
日稍能知道則文章經濟不至駁雜偏倚其  
所成就必有可觀而見之不真竟爾流弊至  
此惜 ○朱子曰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  
夫平鄙意則初無適莫陸學陸九淵之學也當  
南而象山亦講學西江往來辨論不合朱子  
普以子靜頓悟之說為近於禪學子靜者以  
為妨已所學頗懷不平故朱子自明其意以  
為學貴求其是為其學者彼我自病耳我何嘗  
有病於彼彼縱不能平於我我何嘗欲是我  
而非彼鄙意初無適莫又何憾焉蓋答劉晦  
伯之言如此其公 ○朱子曰陸氏之學則在  
心至今如或見之  
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  
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

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  
不可揜諱 陸氏之學專於尊德性以主靜為  
年一種浮淺頗僻之議論固自起卓非若輩  
之儔匹而其徒傳習其學亦有能修其身能  
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非汎然一無所用  
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與吾儒切實學  
問之功未免刺謬學者不知將有習其說而  
誤入于空虛者故其失不可掩諱以滋背道  
之端 ○朱子曰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  
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朱子誠子之言也  
尤賴益友則交遊當審擇也故即相與共學  
者皆同堂講業之人要不能無益友損友之  
分則亦不可無或親或疎 ○朱子曰劉器之  
之辨交遊之所繫豈輕哉

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

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

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劉器之名安世彼得不安語一言便奉之

終身善守師說而不變此言行錄諸書之所

以作也至其議於朝而進無隱情語於家而

退無愧詞凜然如秋霜夏○朱子曰白叔度

日則純是司馬家法矣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之家

本在身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叔度立身

行已最為修飭可謂正矣以正而率其家則

相觀而化整齊嚴肅孰敢為非義之事者○

鳴呼子弟之率不謹豈非父兄之過哉朱子曰注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

行爲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爲世名卿汪應辰字

聖錫嘗從呂本中胡康侯遊其學務去私欲

如用兵克敵蓋能親師取友多識見聞以成

其德行者晚年卒爲名卿則其進學之效也

○朱子曰陳了翁說

人當自試以觀已之力量了翁名瓘言人不

不慙謂天下事皆無足難迫其置身事申識

見操守當前廢絀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

耳故必自試以觀已之力量諸葛公隆中抱

膝王景畧捫蝨而談真信得自家力量過也

○朱子曰陳邦彥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

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

言之間陳邦彥名良翰學官爲諸生師表立

教於膠庠之地士子經明行修升諸

立

立

立

鄉國實自此始教之之道豈苟然者雖文字  
語言亦所不廢然修身厲行乃立教之原為  
學之本而不專於文字語言間器  
其人也如邦彥者可以為師矣  
○或問東

萊象山之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

寡東萊姓呂名祖謙字伯恭象山姓陸名九淵字子靜伯恭之學以多為貴所務者博也博則恐傷於泛故其失即在多子靜之學以寡為貴所主者靜也靜則恐涉於虛故其失常

○朱子曰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

人望而敬之敬夫姓張名栻號南軒識見純粹者知之真踐行純實者行之篤觀其平日不為驚懼恍惚之談則識之純粹可知矣不啻深潛縝密之功則行之純實可見矣當時諸賢宜其

○朱子曰季通之行望而生欽仰之心也夫

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之涕泣流

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蔡季通以黨禁論竄道州同人餞之觀季通之行也有浩然長往之意絕無幾微不愜者其友丘子服獨為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蓋一則處事變而志定於中一則恤窮交而情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之道非有勉強

○朱子曰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

心與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

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

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儒者見得心無係累

朱子  
而萬物之皆備故心與理為一釋氏見得心  
空而失於寂滅而無此理矣近世之弊則  
見理不真如認食色為性之類是不察乎氣  
稟物欲之私則此心仍然無物彼失之空虛  
此失之駁雜均非吾儒心理之正其  
病雖異而實同此又不可不察也 ○朱子

曰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  
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

矣王氏謂王安石也蘇氏謂蘇轍也王氏談  
道道德心性竊佛老之似以亂吾儒之真故  
其誣惑世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若蘇氏所謂  
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道妙而秘  
不告人時或出其餘以愚學者是其誣人以  
欺世害道之 ○朱子曰今人但見孔子問禮  
失則均矣

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聖賢之

有未必先講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而至  
於物曲人官雖皆理之散見焉者亦學問所  
不廢特末事耳今人不求其本但見孔子問  
禮於老聃問官於邾子無所不學便道學問  
止是如此此亦太宰黨人之見而已宜乎修  
齊治平之道不講而博物洽聞以相矜尚也

○朱子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

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顏子沉潛

所聞入之于耳者即著于心而見於四體動  
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理是不惟  
心領神會而直身體力行其不虛所 ○問顏

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

耳無欲便樂

內重則外輕見其大則心泰人惟枯於物欲之私故不能灑然

無累顏子從克已復禮用功以至於欲罷不

能則其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真

有則其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真

安往而不樂若有意於樂固非真樂即以道

為樂猶是物

○朱子曰見得曾點意則漆雕

而不化者也

子開自信之難曾點言撰之

之意亦可得矣

異二子各有意見不相侔也

然二子均能獨見其大故點雖忘世而春風

沂水童冠與偕便有民胞物與之意開之篤

學而求信未能不輕於仕便有意亦可得也夫

意惟見得曾點意斯漆雕之意亦可得也夫

子悅之二子一與之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率

一悅之情深哉

曾子資性遲鈍其學不務浮華

力行之意多

而於日用之理隨事精察踐履

篤實大率力行之意居多然率以傳道可知學不貴文而貴實也

○朱子曰

自少為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

無為先人羞辱而已

此朱子自謙之詞也言吾自少為學但知守聖

賢之章句謹日用之行止求以自善其身庶

不至為先人之耻辱而已非有他長也然其

修已顯親之實蓋有不期而

自致者詞愈謙而德愈光矣

○朱子曰熹猶

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

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

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

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

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  
 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  
 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  
 實無毫髮餘念也矯揉勉強而抑制之也朱子自言狷介之性本于生  
 初雖勉強克治不一其方終不能挽回此性  
 且迂踈之學成於平日而積累功夫既極其  
 深則所信愈堅篤惟其有此狷介迂踈故自  
 知其性其學決不能與世浮沉微飾而就功  
 名至於不為世用但當自安其性自理其學  
 以故二十年來祇自甘退藏隱居以求其志  
 斯時所願欲者不過自修其身以守吾道以  
 樂將來之餘年或有暇日則服習古人之遺  
 之經証驗舊時所聞之說以求聖賢之言倘  
 所為而立聖賢之意何所本而發得其所

然則以自樂述其所自得亦可共樂且藏之  
 名山以傳其人而已守先待後之外實無幾  
 微冀望之他他想也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characters, likely reading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立公文書館).



